

黃少谷是怎樣的 一個人物？

● 楚崧秋（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、大學研究所評論學教授）

「哀樂重重雲滿顛，
晚霞猶自照清泉；
不從故紙尋前夢，
難卻深憂襲夜眠，
天地容人堪俯仰，
詩書醉我總流連，
海東縱目無窮意，
覽盡滄桑八十年。」

——民國六十九年少老八十自壽詩——

自古論人一難事

總統府資政、前司法院長黃少谷（時人多簡稱他「少老」）於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清晨，以九十七歲高齡去世，一時評論和介述他生平的文字，雖不算連篇累牘，但也可謂報章騰載。這對一個淡出政壇已十年的老人而言，既可說是不忘舊勳，亦必然有其可記之事與可談之處。

綜括各方面對他的看法與評價，客觀而穩重一些的估量，少說十之七、八，對他是持肯定和讚揚的態度與觀點；對他不無負面論評者，類多認為他跡近四面玲瓏，會做官，缺乏明顯的是非立場，算不出什麼赫赫之功，是一個政府行政長才，未能蔚為一代政治家的境界。

自古論人是一件難事，何況是品評一個政治人物！

從遊半世紀憶往

個人從遊少老，先後垂半個世紀。

猶記民國三十二年我在重慶中央大學畢業時，師輩中即有認為我頗適宜做新聞工作，並願薦介於當時黃先生所主持而朝氣蓬勃的「掃蕩報」。

雖因考進大學研究所未立即就業，然對少老辦報的精神頗為耳熟能詳。

與少老初識始於三十九年初他在陽明山（時名草山）擔任蔣總裁辦公室秘書主任時。事為蔣經國先生因預定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，我為他整理好的一篇文章稿要我帶去請教一下少老，當時給我的印象是人十分客氣，話不多但非常懇摯。四十一年我自日歸來不久，擔任先總統蔣先生的言論秘書，自此彼此接觸交往極為頻繁；五十六年當他第一次兼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時，曾告我推薦為其副手之一。

但蔣先生指示：「讓他繼續好好辦報」而作罷。後來因與其家人中有二、三好友，他亦每以親近晚輩相視。此番情誼一直綿延至他辭世之日。

基於少老數十年來對我善待之情，並感其知遇之恩，同時默察他「覽盡滄桑八十年」，不論待人接物、辦報從政、輔國獻身的心路歷程與種種際遇，自覺在情感和道義上，有將我所長期接觸與衷心體認的黃少谷，坦誠而無所掩飾假借地介紹於世人之前的義務。因為少老的確如時人所描述：是大部分民國史的寫照，是一個帶些傳奇色彩的人物，是台灣自風雨飄搖、朝不保夕的險局，而在後來創造了「奇蹟」的重要歷史證人。

因而大家有興趣了解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？！

本來各方面都希望他寫本回憶錄或口述些歷史，此事我曾與他談過，可是他的答覆卻是：「一個長期公務員有什麼好寫的？」不亦充分表現了他「不從故紙尋前夢」的謙德？

民主開放愛國者

在我看來，黃先生人格氣質與見解上的最大特點是：

洞察事理、深明大義，具有民主開放胸懷的愛國者。以他所處的時代背景，特別是他長期從事黨政軍工作而且進入權力核心圈內，尚能保有並發揮前一特質，我認為應歸因於他在英國研習政治，戰亂中從事報業以及他好學深思，「詩書醉我總流連」的工夫。

正由於英國是政黨與議會政治的發祥地，因此民主法治的觀念，我毫不懷疑是深植於少老一生理念之中的。故不論他在軍人統御下擔任高級幕僚工作，或是在戰亂時期從事無自由可言的新聞職業，或是長期為黨政方針建言畫策，尤其當民主開放的曙光乍現，自由法治的要求成為大勢所趨時，他個人的理念與見解，即使一時無法和盤託出，然無形中是有其影響決策的作用的。遠者不說，即以蔣經國主政時期而論，少老無疑是蔣氏最為尊重信賴的幕賓，抑且是最為忠貞有益的諍友。

其間不幸的高雄美麗島事件，少老就是極力支持蔣氏「從寬處理、從輕發落」的一人。他主張公開由司法審判，並極力贊成我「中外記者公平採訪」的建言。

調和鼎鼐一能手

其次，黃少谷無疑是五十年來台灣政壇中，公認最爲謙沖融和、沉潛穩重、頭腦細密，長於協調鼎鼐的一位能手。

正因爲他秉性有這些特質，工作上又磨練出和需要這些長處，來肆應行政與政治複雜萬端的人與事，因此他長期見重於兩任蔣總統，且先後爲其長官的陳誠和嚴家淦，對他不是昇倚至殷，就是備加推崇。

老實說，如不是少老具有上述的個人修養及其非常人所能做到的協調能力，是不可能受到如許長官的信任倚重的。更屬難能可貴者，就是與其共事的同僚和屬下，對他這方面的操持與特長，可以說是心悅誠服而口碑載道的。

因此在一個人心目中，任何複雜的事，到黃少老手中，總是可以理順的；任何艱困糾結的問題，少老總能找到一條解決之道。因而他把「事緩則圓」、「戒急用忍」、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的哲理，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而顯出其獨到之處。

不過，社會上也有一種議論，認爲民國八十年國民黨內爆發二月政爭，黃少谷是八大老協調之一，然他並未發揮此一長處，只做了一場和事佬，打了一些馬虎眼，而讓內鬥持續了五年，國民黨和國家都付出了高昂代價。此種責難，少老並非不知，有一次他自我解嘲地說：「我最多也只能負八分之一的責任呀！」

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」，少老一生的確不輕言，亦不重言，他始終以「不失言，不失時」自勉，這可能正是他當年的苦衷所在。

好學守正不攬權

再次，黃先生肯定是一個知識廣泛、好學不怠、守正不阿、自奉甚薄、從無官架、決不攬權的好官。在台灣近五十年的官場人物中，就知識廣、見地深一端而言，大家都推許嚴家淦、葉公超、謝東閔和黃少谷。

我發現他們有一共同點，就是都愛看書和吸納新知。嚴先生近八十還關著門搞電腦，黃少老三年前，其書房几案上總是攤著摺頁的待看書籍。

說到守正不阿、自奉甚薄，這幾乎是知與不知，盡人皆信之事。他一生從不治產，五十二年自西班牙大使離任回國，連在天母安個家都感拮据，現住的所謂豪華公寓是兒子做生意買的；也從不搞政商關係，七十六年擔任司法院長下來，友人請他掛個高爾夫球場董事長的名義，迭予婉謝。

但當中國新聞學會於八十年會員大會決議敦聘他爲名譽理事長時，卻樂於接受，並將聘請他的紀念牌始終陳列在他客室，這也是他自承爲新聞界老兵最具體的表徵。

人們都說黃少谷是一個最像大官而全無官架的人，他在政壇叱咤風雲不下三、四十年，不論職權多大，長官對他如何信任有加，但他永遠嚴守分際，絕不攬權，更不濫權，這可能也是被指爲「會做官」的原因之一。不過試想想：權力常常使人腐化，有權者恆濫權，少老自中年即能跳過此關，不能不說是高人一等。

擺脫不了情與義

在本文結束前，我要提到黃少老的生活面。一位政治人物在公的言行舉止各方面，都可以經化裝而美化，或是憑功夫作表演，惟其個人生活面則是衆所共見，難以遁形的。就此而言，我認爲少老內心是一個感情極爲豐富，具有高度幽默感與人情味，同情貧弱，愛重後進的長者。

從黃少谷的外型看，都覺得他十分冷靜而理智，凡與其交往多者，莫不體認出他是一個極重感情，決不負人的仁義之士。別的不說，就以他對父母的一番孝心，對久別故鄉兄弟的眷念，對有德於他的長官友好永懷感激，對他所愛重的青年後進常予關注，無不顯現其內心世界擺脫不了「情義」兩個字。

當他六十歲在西班牙任所，其自箴詩中有兩句：

「六十年來多少憾，

一生最負是親恩」。

據我所知：近七、八年在健康情況頗佳時，曾幾度興起回幼時家鄉湖南南縣走一趟的意願，而且見諸準備，可惜時蹇又陷年老體衰未能成行，這可能是他一生極爲抱憾的事。

少老在嚴肅中有其輕鬆面，這是人所熟知的；由此導發出他的幽默感，流露出他的人情味，這些在其日常生活及友朋交往中，幾乎隨時隨地都有機會領受到。

更其難能者，就是在若干相當嚴肅的場合，譬如當他主持某項會議遇到較大爭執或困擾時，他每每能一筆帶過，一言解頤，讓尷尬的情況很快過去。

少老範型堪學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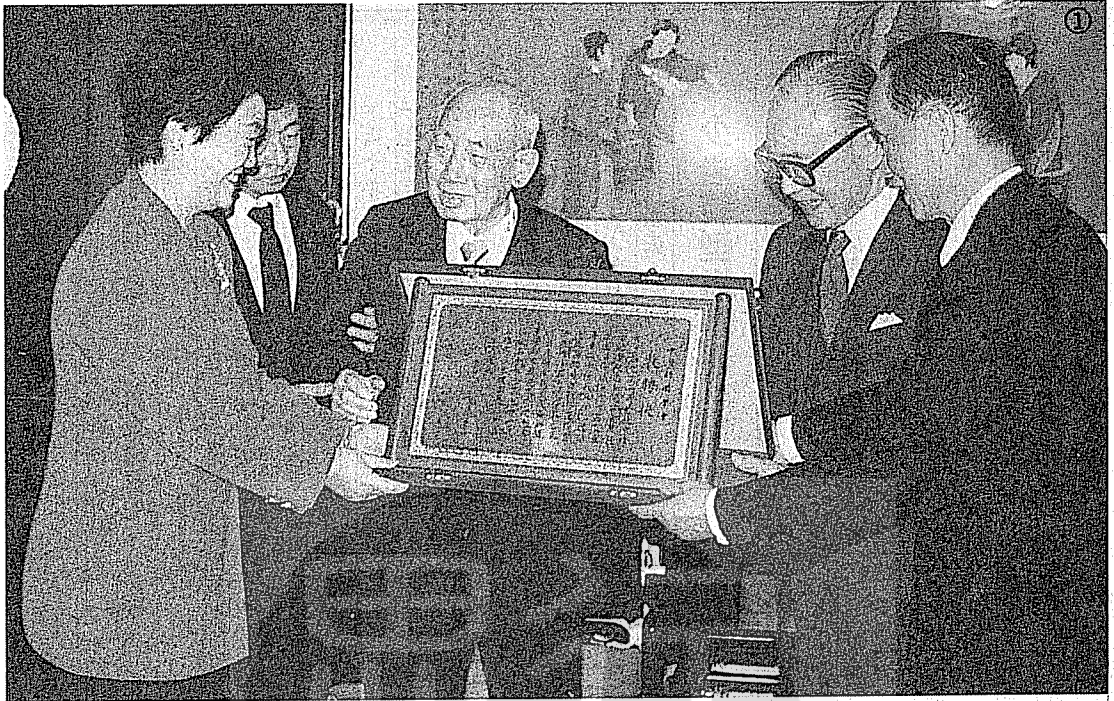
少老已經離我們而大去！他那在剖析事理、闡明得失時常見的堅定表情，從今已爲陳跡；時常視而不語，掛在頰邊的笑容，只有讓身受或經歷者去回味與追憶。
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他那表示謙遜有禮，面帶笑容舉起右掌的手勢，從此揮別了人間，也永別了吾人！而惟一揮之不去的，則是他人格的光輝與其一筆一筆寫下的史實！

「呂氏春秋」書中有云：「欲勝人者，必先自勝；欲論人者，必先自論；欲知人者，必先自知。」引伸一點說：自勝者強，自論者謙，自知者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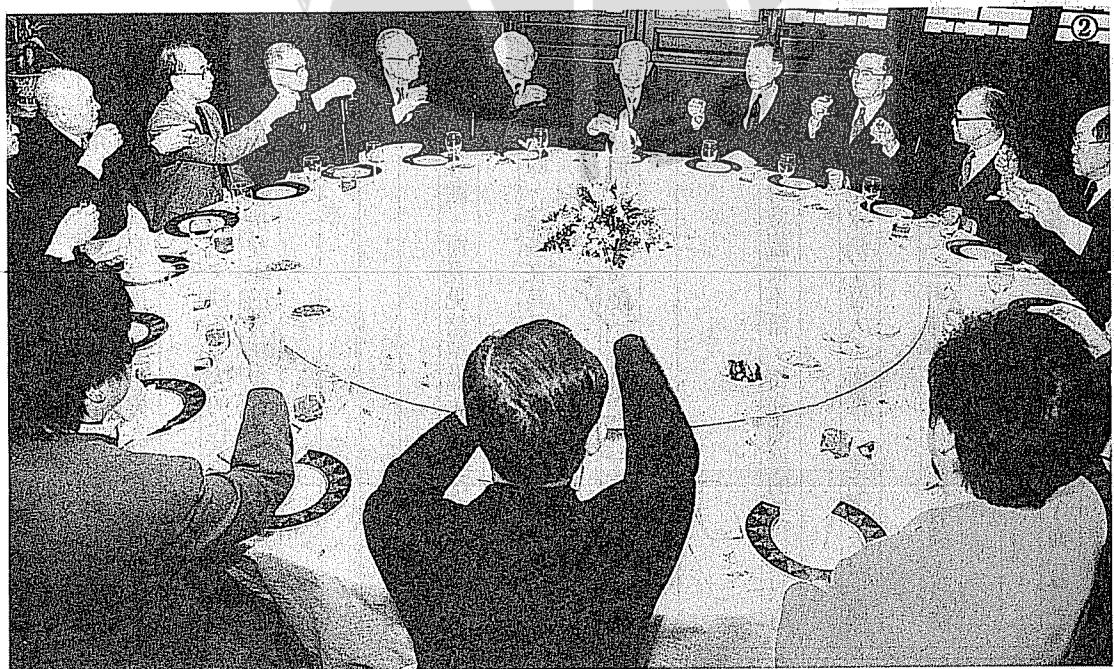
就此三者而言，黃少谷八十年來，無一不是心領神會，一一付諸身體力行。

當今日大家都在慨嘆並痛斥政風敗壞、官箴糜爛、人心惶惑、欲利橫流之時，切望從政命世者學學黃少谷留下的範型，而一般社會大眾也可見賢思齊，知所取捨。



①黃少谷（右三）一九九四年接受中國新聞學會正副理事長楚崧秋（右）成嘉玲（左）致送名譽理事長聘書。

②黃少谷（後排右五）與新聞界人士餐敘時留影。





①黃少谷（前）與左起：葉明勳、余紀忠、邱創煥、俞國華、李煥、楚崧秋合影。

②黃少谷（右二）九十誕辰，與作者楚崧秋（右）合影。

